



## 心安处

■唐作禹（湖南）

老友巴巴地打来电话，絮絮地说着老年大学声乐班的热闹，帅哥美女如何养眼，雅韵天笙如何悦耳，力劝我去“深造”。他的好意，我自是心领。说起唱歌，我确也能哼几句，尤其那些铿锵的军歌。记得有一回，不知在什么场合，我唱了一曲《小白杨》，掌声是颇热烈的，还夹着些叫好。但那时节，我心里便有些讪讪的；那热闹是他们的，我仿佛只是个声音的傀儡，被掌声推着，浑身不自在。故而后来朋友聚会，逢着K歌，我总是胡乱唱完，便悄悄溜走了。那一种喧嚣，于我，终究是隔着些距离的。

我如今的日子，是另一番光景了。退休下来，像一艘卸了货的旧船，安安稳稳地泊在静静的港湾里，再无远航的雄心。每日里，不过是泡一壶清茶，看嫩绿的叶子在沸水里舒卷、沉浮，升起一缕若有若无的烟。有时也品一点酒，不图醉，只贪恋那微醺时，看花更柔，看天更远的趣味。散步是必修的功课，沿着河岸，一步一步，踩着自己的影子。乒乓球的台子边，白色的小球来来去去，划着短促而轻快的弧线，那清脆的“乒乓”声，听着便叫人心里爽利。

兴致来时，也胡乱舞弄几下毛笔。墨是好的，在砚台里慢慢地磨，磨出满室的清香。字是写不好的，东倒西歪，像学步的孩儿，但那一笔一划间，心神却是凝注的，仿佛所有的纷扰都沉淀到那乌黑的墨汁里去了。近来又学着堆砌些文字，不成章法，只是将零星的思绪，像捡石子似的，一颗一颗拾掇起来，自己看着玩。更多的时候，我愿背起行囊，做一个独行的旅人，与那无言的山、默默的河、浩渺的湖、辽阔的海相对。它们不说话，却告诉了我许多。

老年大学自然是好的，但我想，有人的地方，便免不了是个小小的江湖。那里有风流，有雅趣，大约也少不了人际的周旋与无形的较量。我既已从那纷纷扰扰的江湖里退身，像一只蝉蜕下了旧壳，又何必回过头去，再沾染那一身的是非与热闹呢？

现在这般，便很好。茶是淡的，酒是温的，步子是从容的，字是端正的，山河是静默的。这日子，像一本翻旧了的、纸张发黄的书，不必再急着往下读，只消时时摩挲着，品味着，便觉出那一种厚实的、妥帖的滋味来。

这，大抵便是我的心安处了。

责任编辑：冯开俊

编辑：王晓军 胡全旺  
叶桂秀 金 松

母亲突然想起非要到北京看看，这让我们姊妹们顿感惊讶！

平时，母亲总被裹挟着周遭在家里家外的世界中，洒尽爱的暖光。

平日里，兄弟姐妹们各自忙于工作，无暇顾及母亲的心思，她也很少外出。近年来，70多岁的母亲，身体发福的很。又常年腿疼，走路也越来越少了。我们常想着带她出去走走，可她怕连累儿女们，屡次拒绝。

人生一世，转瞬即逝。儿女们商量着，无论如何也要让母亲再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兴许她会更高兴。

在我们轮番劝说下，她勉强同意了。

母亲松了口，儿女们自然高兴。于是开始策划出行方案及旅游目的地。二哥说，让母亲坐飞机去海南住一阵吧，那可是人们翘首以盼的天涯海角呀！风景优美，蔚蓝的大海，波澜壮阔，挺能陶冶人的情操，就让母亲去那儿开阔下视野，挺好的！我说不如让母亲到云南待上一段日子。云南也是无数人向往的旅游圣地，大山的巍峨，气势雄浑，天然的氧吧让人心旷神怡，爽心悦目。当我们把旅游规划告诉母亲时，她平静地说了句出人意料的话，“我想去北京！”。这让我们大眼瞪小眼，哑口无言。我们心里都明白，母亲已经去过一次

北京了——长城、八达岭、天安门和毛主席纪念堂……那时的母亲跟孩童一样，眼里尽是新鲜的世界。当瞻仰了毛主席遗容后，她不无感慨地说道，“要是他真能活一万年该多好！”

而如今，大海和高山对母亲都没有吸引力，偏偏对北京情有独钟。既然如此，那就随母心愿，愿其所乐吧！我们便忙着各自给单位请假，计划开启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。

几天后，我和二哥还有两个孩子，跟母亲一块踏进北上的列车。

二哥想得比我周到，为母亲借了一个可折叠式轮椅，可减少旅途劳累。母亲第一次坐地铁去高铁站，也是第一次坐高铁，看得出她心情不错，只是上下楼梯奔走辛苦，出了一头汗。我们特意将母亲的座位安排在窗边，母亲已多年没出过远门，她对北京的热爱贯穿了整个生命，外面的世界对她而言，充满着新奇的诱惑。三个多小时的光阴，微笑时时陪伴着她一路揽阅风景，那种到北京的喜悦都藏在她额头深深的皱纹中。

五天的绝大多数时间里，我们用轮椅推着母亲游览了许多地方。单凭靠她碎步行走，按平日的步速，恐怕一个景点也走不到。

我们按照规划线路——天安门广场、毛主席纪念堂、鸟巢水

立方、颐和园、故宫博物院、北海公园、恭王府、香山公园、长城等等依次进行。每到一处，母亲就开心一时，嘴里却又责怪花了很多钱。其实，我们一进京就下载了北京市的APP“亿通行”。有了它，坐地铁乘公交都特便宜，扫一扫都是1元或2元的费用。我风趣地回她，“恁女儿挣钱了，让您享受一下生活，累了一辈子，也该有个回报。”

我从余光中发现母亲的泪在眼眶里打着转，硬是没跳出来，“能再来北京真好！街道干净的跟我擦过咱家的地板一样，厕所比咱家的厨房还清洁，老俩口住厕所旁的管理室比家还舒适，他们还喷洒了清香剂。”这是母亲进京的最大发现。

进京前，我给母亲买了新鞋和新衣服。

我们沾母亲的光享受了北京最好的通行待遇——车站有工作人员陪我们走专用通道，地铁有无障碍电梯，在景区不用排队可先行进入，随时随地都有热心人帮我们推轮椅、抬轮椅。二哥在这次北京之行中，尽显孝心。每天大部分时间，他都埋头推车，我和孩子们小步紧随，都不一定跟得上。若没有他，这次北京之行简直难以想象。上公交、地铁时，他举着轮椅；上台阶时，他是主力，全天的重活累活都是他在干。孩子们在家时，我们视若

珍宝，生怕他们吃一点苦、受一点累。出发前，我告诫儿子和小侄儿，这次主要是陪好外婆，她年纪大了，以后出门机会越来越少，我们几人要全力以赴让外婆高兴。他们不仅要照顾好自己，还要帮着照顾外婆。夏日的天气比较燥热，出门有诸多的不便——在家千般好，出门万事难，小孩子要学会克服困难，不准发脾气等。提前打了“预防针”的孩子们表现得不错。下雨时，儿子知道跑去给外婆买雨衣，小侄儿会替爸爸推会儿轮椅，上下车时，两个孩子主动帮忙抬轮椅或照看随身物品，喝水时，也知道照顾长辈。我笑着问小侄儿，“你爸爸现在孝顺他妈妈，等你爸妈老了，你怎么办？”孩子不假思索地说，“我两个都推着。”

随母亲逛在北京，收获颇丰，感触也很深。在母亲心中，北京是个圣洁的地方，如同心脏，在没有任何异物搅骚下有节律地跳动，牵扯着无数个“小家庭”健康地成长。

我和二哥能在母亲有生之年，陪她尽孝，让她快乐，人生少些遗憾，心里很知足。对孩子们来说，来北京长长见识，还能学会放下自我、照顾他人，无论如何，都是一次人生的历练。

北京之行后，我打印出照片给母亲，她常拿出来给人看，讲北京有多好，自己又去了哪些地方，满脸的幸福。不惑之年的我们，除了报答母亲，还能为她做什么呢？中国人常把对亲人的爱过多给了下一代，其实对上辈的回报，同样不容忽视，不然，在父母离开时，一定会留下深深的遗憾。

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；父母去，人生只剩归途。对我和哥哥而言，母亲就是我们的天，母亲也是家中的“宝”。

她给王二毛做了衣冠冢，用红布剪了面旗子。杏花开了又谢，青石板被岁月磨得发亮。先琼从十七岁等到九十多岁，每天仍坐在槐树下搓麻线。直到那个叫耿向阳的年轻人出现。“奶奶，我找人的信。”他掏出一个布包，“信上没字。”先琼摇头：“我认得的字，只有两个。”“哪两个字？”“我的名字。”耿向阳心跳得快蹦出来：“您叫……”“先琼。”年轻人扑通跪下。

先琼却让他去端盆水来。信纸入水，渐渐显出两个字：木根。“他怎么走的？”先琼问。“为了掩护战友。”耿向阳声音哽咽，“他是英雄。”先琼望着水盆，浑浊的眼里泛起光亮“我猜到了。”“这字……用什么写的？”“奶水。”先琼平静地说，“我的奶水。”水盆里，字迹渐渐化开，像八十年前那个清晨的雾，笼罩着杏花巷的青石板路。

先琼继续搓着麻线，麻线很长，长得足够系住一生。

# 母亲的心愿

■王新新（河南）



桂林山水

## 杏花巷无字书

■方学坡（重庆）

杏花巷在滨城，坡坎连着石阶。

巷子细长，老槐树的影子投在青石板上，像一幅水墨画。木根住在巷头，先琼一家在巷尾。天旱时井水见了底，男人们都去江边挑水。木根总会站在巷口喊：“老栓，走喽。”黄老栓便提着木桶出来。先琼扶着门框叮嘱：“当心脚下！”那时她刚怀上孩子。谁料不到半月，日本人的炸弹就落了下来。黄老栓和他爹再没回来。挑水的担子落在了十七岁

的先琼肩上。婆婆拄着拐杖说：“我去吧，你怀着黄家的根苗。”先琼看着婆婆的小脚，默默提起木桶。刚到江边，就遇见挑水上坡的木根。他二话没说，把两桶水倒进她家缸里。第二天，第三天，水缸总是满的。第四天，先琼等在路口：“木根，别再送了。”“多大的事。”木根抹了把汗，“往后你家的事，我都包了。”“闲话多。”“我不怕闲话。”木根望着她，“我想搬来住。孩子生下来姓黄，你

婆婆就是我娘。”当晚，婆婆对先琼说：“木根这孩子实在。你应了吧。”先琼低头搓着麻线，线头在指尖缠绕。

木根来的第七天，开始往家里囤水。锅碗瓢盆都装满了，他还嫌不够。“要是能挑回一辈子水就好了。”他摸着先琼的肚子，“儿子叫黄木，闺女叫木花。”

五月的一个深夜，狗叫得厉害。先琼从门缝看见王二毛的身影在月光下晃动。“我得出趟远门。”木根

终于开口。先琼的眼泪砸在鞋面上。她递过一双新布鞋：“不管多久，我等你。残了瘸了，爬也要爬回来。”木根跪在婆婆门前磕了三个头：“娘，忠孝难两全。”他走后，水缸从未空过。有时是邻居，有时是生面孔，默默把水倒满就走。生产那日，木根的信到了。信上说王二毛死了，手紧紧攥着旗杆，掰都掰不开。信尾写道：若我回不来，莫等。先琼把奶水挤在黄纸上，烧给了黄老栓。满月那天，